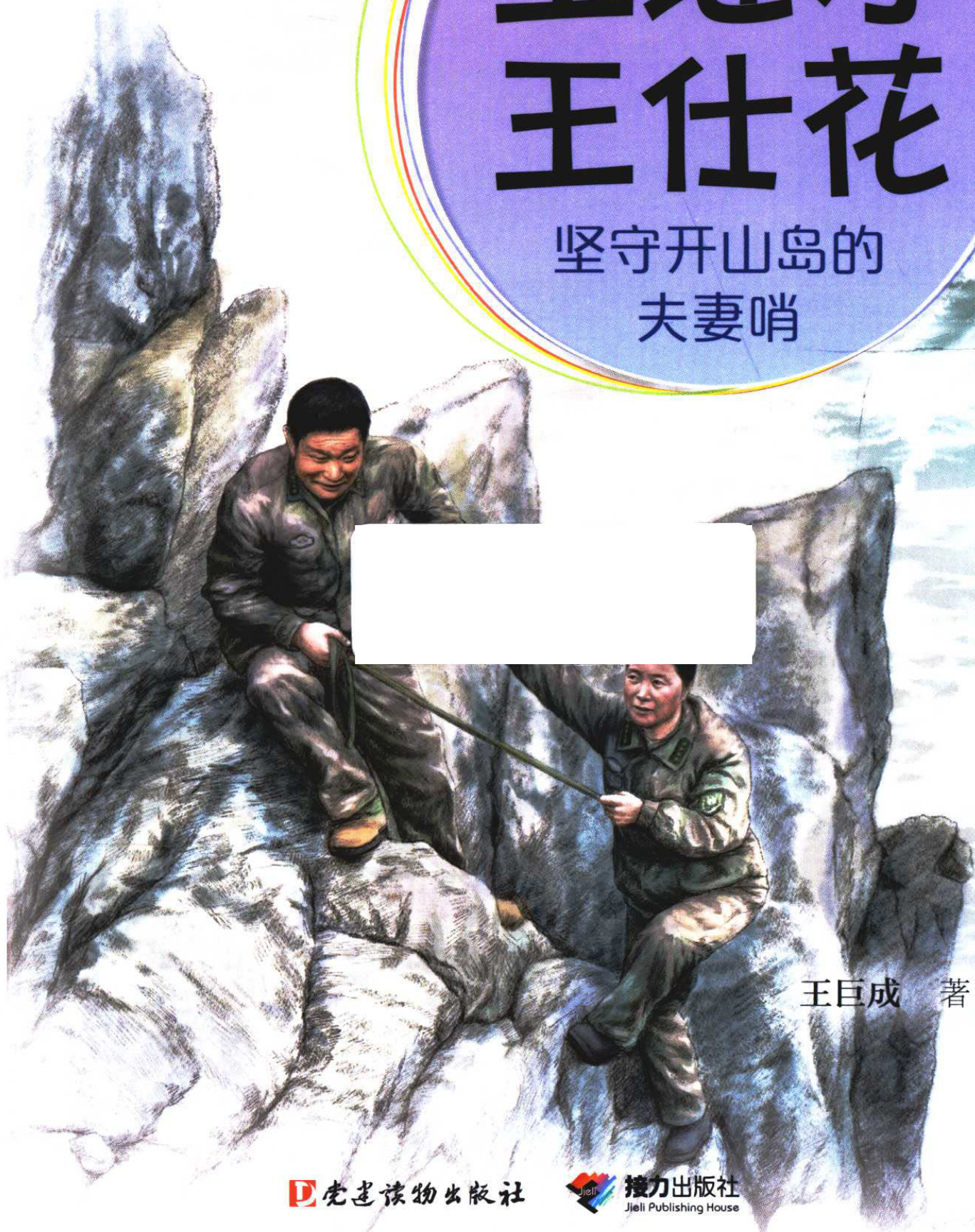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中华先锋人物
故事汇

王继才 王仕花

坚守开山岛的
夫妻哨



王巨成 著

党建读物出版社

接力出版社
Jieli Publishing House



中华先锋人物
故事汇



王继才 王仕花

坚守开山岛的夫妻哨

WANG JICAI WANG SHIHUA
JIANSHOU KAISHAN DAO DE FUQISHAO

王巨成 著

福建读物出版社
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王继才 王仕花：坚守开山岛的夫妻哨 / 王巨成著. — 南宁：接力出版社；北京：党建读物出版社，2024.1

(中华人物故事汇·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)

ISBN 978-7-5448-8403-7

I. ①王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传记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 (2023) 第 247223 号

王继才 王仕花——坚守开山岛的夫妻哨

王巨成 著

责任编辑：李雅宁 张学民

文字编辑：杨文怡

责任校对：杨艳 阮萍

装帧设计：严冬 美术编辑：高春雷

出版发行：党建读物出版社 接力出版社

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80 号东楼（邮编：100815）

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 9 号（邮编：530022）

网址：<http://www.djcb71.com> <http://www.jielibj.com>

电话：010-65547970/7621

经销：新华书店

印刷：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

2024 年 1 月第 1 版 202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32 开本 5.75 印张 86 千字

印数：00 001—10 000 册 定价：2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质量服务承诺：如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直接联系本社调换。

服务电话：010-65545440



写给小读者的话

在我国灌河的入海口，有一座孤悬海中的小岛，名叫“开山岛”。

这座岛由黑褐色的岩石构成，外围布满陡崖。它海拔约36米，面积仅1.3万平方米，相当于两个足球场大小。

看似不起眼的开山岛，却是国防战略要地。一九三九年，侵华日军正是以开山岛作为跳板攻占灌河南岸。

从一九六一年起，开山岛开始由部队驻守。驻岛解放军依山建造了五十多间营房，它们层层叠起，在海雾中若隐若现，望见岛屿的人，无不惊讶这是一座“海上布达拉宫”。

然而再像宫殿也不是宫殿。开山岛的环境极其恶劣，常年受台风侵袭，岛上没有泥土和树木，没有淡水，也没有电。一九八五年驻岛部队撤编后，灌云县人民武装部接过守岛任务，开始派民兵上岛。

去过的人都说：这座岛，不是人待的地方。

一九八六年七月十四日，二十六岁的王继才，登上开山岛，成了新的守岛哨兵。随后，他的妻子王仕花也登岛驻守。

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，王继才巡岛时突发疾病，倒在了环岛的台阶上，再也没有醒来……

这一年王继才年仅五十八岁。

王继才和他的妻子王仕花守岛三十二年。

三十二年！

一个人的一生有多少个三十二年？

三十二年，只做一件事：守岛。

理由只有一条：“家就是岛，岛就是国，开山岛虽小，却是祖国的东门，你不守，我不守，谁

来守？”

有了这条理由，两人以超乎常人想象的坚忍、担当、乐观，与寂寞、病患、贫穷、恶劣的环境、物质的诱惑以及不法分子做了艰苦卓绝的抗争。

守岛三十二年，两人有二十七年的春节是在岛上度过的。

守岛三十二年，二十六年没有电。

守岛三十二年，老父亲老母亲先后去世，作为儿子，王继才未能尽到孝道，连父母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。

守岛三十二年，大女儿王苏的婚礼，儿子王志国大学毕业的典礼，最需要父亲送上祝福，王继才也遗憾地缺席了。

三十二年间，守岛高于一切。

王继才去世后，王仕花继续坚守开山岛。

王仕花退休后，心依然牵挂着开山岛，担任了开山岛民兵哨所名誉所长，经常上岛去看望守岛的民兵。每年春节，王仕花都要带着儿女以及孙辈

去开山岛过年。在心底，她始终认为王继才还在那里，还在守着开山岛，带孩子来就是跟王继才“团圆”。

王仕花和王继才是夫妻，更是战友，他们同一年上岛，都把自己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开山岛。

王仕花不止一次明确地告诉她的孩子：“开山岛就是我们的家。”这“家教”不曾改变。

“开山岛就是我们的家”，王继才和王仕花两位英雄用三十二年的岁月诠释了这句话的意义。



目 录

写给小读者的话 ····· 1

爸爸去哪儿了····· 1

热锅上的蚂蚁····· 9

破纪录····· 19

变成“野人”····· 27

红色基因····· 39

铭记一生的时刻····· 47

一个人的小岛····· 55

强台风来袭····· 63

孤独是一把钝刀子····· 71





辞职上岛·····	79
背包带，系生死·····	87
海上五星红旗·····	93
亲爱的绿·····	99
如果小狗会说话·····	107
非做不可的事·····	115
孤岛的浪漫·····	121
“一点儿也不好玩”·····	127
刻骨铭心的饥饿·····	137
跌跌撞撞长大·····	145
贫困中的坚守·····	155
永远的守岛人·····	165

爸爸去哪儿了

这几天爸爸王继才有些反常。

不过，在三岁的王苏心里，不会去想为什么，不但不会，她恰恰喜欢爸爸这种反常。

这不，王继才刚从外面回到家，就来到王苏的跟前，蹲下身子，看着她圆乎乎的脸，柔声问：“想不想爸爸带你去玩？”

王苏毫不含糊地说：“想！”

于是，王继才伸出他结实有力的胳膊，一把抱起王苏，轻轻松松举起来，让她骑到自己的脖子上。

王苏的脸笑成了一朵花。

大多数时候，王苏是由爷爷奶奶照顾的，他们

虽然也带王苏玩，但都没有像爸爸这样。

父女俩朝村口走去。

太阳还高悬在天空，大地热烘烘的。不一会儿，爸爸也好，王苏也好，头和脸上都冒出了豆大的汗珠。

父女俩谁也没有把炎热当回事。一路上，王继才乐呵呵地笑着，把自己当作一匹马，不住地颠簸着，颠得王苏兴奋地挥舞着手，咯咯的笑声像串串珠子落到地上又飞到半空。

骑在爸爸的脖子上，王苏觉得自己很高大，比魁梧的爸爸还要高大。当然，王苏也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只要她愿意，她就可以摘下那些长得很高的树上的树叶；只要她愿意，她就可以去捉树上不停叫着的知了。

村里的一条狗看见这对父女，莫名其妙地叫唤了几声，王苏响亮地对狗说：“我才不怕你哩！”

王继才跺了跺脚，狗无趣地闭上了嘴巴。

王苏马上说：“爸爸，我不怕狗！”

“是呀是呀，我们家王苏是个勇敢的孩子！”

王继才说，“一个勇敢的孩子还会怕一条狗吗？”



每次带王苏出去玩，王继才总会对王苏说很多话，似乎没有把她当成一个三岁的孩子。王苏虽然不完全理解那些话的意思，但她喜欢爸爸跟她说话的声音，有点轻，有点柔，似乎怕吓着她。

王继才说：“王苏呀，你快快长大，长大了帮妈妈做家务，帮爸爸照顾爷爷奶奶！”

“王苏呀，你要听妈妈的话，妈妈要上班，要做饭，要洗衣服，要打扫卫生，要备课批改学生作业……妈妈够辛苦的了，你可别让妈妈操心！”

“王苏呀，你可不能玩水、玩火，那都是很危险的东西！”

“王苏呀，等上学了，要做好学生，要好好读书，将来要读初中，读高中，还要考大学。教师家的孩子嘛，怎么说也要做得不比别人差！”

……

其实，王继才难得陪王苏出来玩。

王继才是个大忙人，他既是连云港市灌云县鲁河乡的民兵营长，也是鲁河村的生产队队长，每天总有很多的事情等着他去做。平时王继才身体里就像装了发动机，来来去去，风风火火，不要说跟王

苏玩了，许多个早晨，王苏还在梦乡里时，他就已经出了家门，而到晚上，王苏已经熟睡了，他才回来。

王苏觉得，家对爸爸来说，就像是旅店。

将以往和今天相比，王苏得出了一个最简单的结论：以前的爸爸不像“爸爸”，现在的爸爸才像“爸爸”。

她自然喜欢现在的爸爸。

可以说，在王继才更像“爸爸”的那几天，是王苏童年里最为幸福的时光。

妈妈王仕花也喜欢现在的“爸爸”王继才。

这两天，王继才常安心地听王仕花讲学校里各种琐碎的事情，而不像过去那样心不在焉。每每吃过饭，王继才就抢在王仕花的前面收拾碗筷，去厨房洗刷。家里的角角落落被王继才打扫了一遍，窗玻璃也擦得干干净净。他还把菜地里的杂草除了一遍……

王继才还时不时偷偷地看王仕花，看她操持家务，看她灯下读教育方面的书……如果四目相对，

他就闪开目光，有点不好意思地冲妻子笑笑。等王仕花不注意，他的目光又望过来……

那是深情的目光，是缠绵的目光，也是不舍的目光。

王仕花打趣道：“看什么呀？还能在我的脸上看出一朵花来？”

明明是一句玩笑话，哪想到王继才认真地说：“你就是一朵花！你的名字不是带着花吗？”

尽管喜欢这样的王继才，但是王仕花的心里还是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：孩子的爸爸怎么忽然就变了个样儿？别不是犯了什么错误而瞒着我吧？可是，真要是犯了错的话，他一定会主动跟我讲的。

王继才可不是一个遮遮掩掩的人，更何况他们是一对恩爱的夫妻。当初之所以选择王继才，王仕花看重的就是他的能干、踏实、为人真诚。

也许是我想多了吧。王仕花在心里说。

然而，她很快发现自己的疑虑不是多余的。

这一天，窗户刚刚透进蒙蒙的亮光，王继才便起床了，王仕花没有在意，对此她习以为常。吃过

早饭，王继才拎着一个大帆布包出了门。在门口，他顿了顿，似乎想对王仕花说什么，然而只是笑了笑。

那笑里似乎又包含了千言万语。

王仕花还是没有太在意，因为王继才昨晚对她说了，他今天要去燕尾港。

至于去燕尾港做什么，王继才没提，王仕花也没问。一个生产队队长、一个民兵营长，经常去燕尾港镇是不奇怪的。

等王继才大步流星地走了，王仕花脑子里才闪过一连串疑问：他今天咋还背个包？那包里装的是什么？什么时候收拾的？

中午，王继才没有回来吃饭。

这也是正常现象。

王仕花以为王继才晚上肯定会回来吃晚饭，结果王继才不但没有回来吃晚饭，而且也没有回来睡觉。

由那个包王仕花想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：王继才一准儿是去参加民兵集训了，农闲时节民兵是经常集训的。

可她转念一想，参加民兵集训既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怎么就不能跟她明说了呢？难道民兵集训还要保密吗？

王仕花在心里有点埋怨，但埋怨也没有用，那时候家里还没有电话，她能做的就是等，等王继才自己回来。

不用说，只要王继才回来，她一定会把埋怨“发泄”出来。

王苏自然不会像妈妈这样想，她心里惦记的是爸爸回来跟她玩。

“爸爸去哪儿了？”她一遍一遍地问妈妈。

“苏苏要爸爸！”她一遍一遍地告诉妈妈。

王仕花有些不耐烦：“苏苏，你别烦妈妈，明天爸爸就回来了！”

这一天是一九八六年七月十四日。

从这一天起，王苏的童年注定要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了。